

論于右任的詩

王世昭

一、前言

于右任先生是我生平最心儀的前輩之一，當其逝世之後，我曾挽以聯云：

「員嶠昔曾遊，猶憶客館三登，化雨春風隨杖履；
海雲餘舊話，莫問高軒七過，八天終古哭先生。」

憶民國五十一年，筆者應于先生邀入台，寓國際學舍，先生曾三訪。而當海雲閣書展前後七日中，先生曾七至。三訪已屬異數，而七至則空前絕後，此恩此德，不知何時可報！先生薨後，電訊抵港，嘗哭之以詩五首云：

「大星一夕下雲臺，衰柳黃楊盡可哀；
欲起先生陪杖履，却疑霜影落莓苔。」
「傳薪自愧非入室，獨抱禪衣緩緩歸；
詎意人天成永訣，有涯生事此長埋。」

「何處家山是故山，太平洋浪阻歸鞍；

淚痕欲洒邱滄海，寫得新詩仔細看。

「青春不再此淹留，破國亡家賸百憂；
秋雨梧桐聲瑟瑟，搖天星影使人愁。」

「一束生芻莫未能，人天終古哭先生；
長餘霜髮無窮淚，報答千秋不死情。」

至香港各界為先生舉行追悼會之日，又為籌備委員會擬挽聯云：

「寧靜諸葛公，壽考郭令公，問往古來今，幾人有此？
文章歐陽子，書法揚風子，任窺天鑑地，靡伊安歸？」

先生逝世於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年八十七歲，到了今年，應是一百零三歲冥壽。又先生誕生於民元前三十四年農曆三月二十日，於今年國曆，則屬五月四日也。

二十年前，我曾三讀「右任詩存」，對於翁

的思想、學問、品格、詩風，有一個概括的認識，嘗為之提綱挈領作總評云：

「于右任詩，絕句似東坡，七律似放翁，古風則胎息魏晉，睥睨民國，已入偉辭自鑄之境。詞曲亦黃鐘大呂，有家國憂，無兒女態，固綠辛馬白之亞匹也。」

于先生的詩，可以分作五期來說明，第一是革命思想醞釀與情感激越時期——民國紀元前十年。第二是革命行動時期——民國前三年至民國十一年，這一期可以分兩節來說，上期主筆政，下期主軍政，以至失敗與中山先生會面。第三是南遊，歐遊，以至再回西北時期——民國十一年至十六年。第四是出陝，歸陝，又復南行，以至民國二十五年。第五是抗戰勝利以至生前。

二、革命思想之醞釀與感

情激越時期

這一時期的于先生，為了不滿清廷的政治腐敗，對外喪權辱國，對內官吏貪橫，置人民的疾

苦於不顧，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所以批評時政，攻擊官吏，倡言革命。為了一本「半笑半哭樓詩」，為清撫臣所揭發，緹騎追捕之於汴梁闖場，乃脫身東走，至上海變姓名。

而其買禍的作品，第一是辱罵官吏，如「署中狗」一絕云：

「署中泰爾當何用？分噬吾民脂與膏；
愧死書生無勇甚，空言俠骨愛虛騷。」

這一首詩，前二句罵官吏，後二句主推翻君主專制政體，似乎還比較不大露骨。但貪官污吏，却把于右任看作眼中釘，肉中刺，非去之不可，此其被捕的最大原因。

其次是反清思想，如雜感第一首云：

「柳下愛祖國，仲連恥帝秦，子房抱國難，推秦氣無倫，報仇俠兒志，報國烈士身。寰宇獨立史，讀之淚盈巾。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國民……」

又「從軍樂」云：

「中華之魂死不死，中華之危竟如此！同胞同胞為奴何如為國殤？碧血淋漓照青史。從軍樂兮從軍樂，生不當兵非男子，男子墮地志四方，破壞何妨再整理！君不見白人經營中國策愈奇，前畏黃人為禍今俯視。侮國實係侮我民，忝忝視胡為爾。吾人

當自造前程，依賴朝廷時難俟。何況列強帝國主義相逼來，風潮洶惡廿世紀。大呼四萬六千萬同胞，伐鼓縱金齊奮起！」

這兩首詩，不特不滿清廷的措施，而且提倡種族革命，不打倒滿清王朝不止。

為了要打倒滿清，恢復種族的自由，他露骨表示除革命之外別無他途，所以「和朱佛光先生步施州狂客原韻」云：

「願力推開老亞洲，夢中歌哭未曾休。人權公對文明敵，世事私懷破壞憂。偶爾題詩思問世，時聞落葉可驚秋。太平思想何由見，革命纔能不自囚。」

而且在雜感第二首中他也提到革命，如「偉哉湯至武，革命協天人。」至他自己的抱負，見「失意再遊清源山寺題壁」云：

「萬千興會恨登臨，得罪蒼蒼罰苦吟。落葉橫飛偏礙眼，高僧時到一論心。手無闕斧開西北，足駐長途哭古今。為問東山人在否？末流為爾一沾巾！」

看這一首詩的語意，于先生不特辱罵貪官污吏，而且主張推翻滿清，倡論民權，提倡種族自由。還有一種想入非非的企圖，頗欲效公孫述、竇融之所為，獨霸西北為王，觀其與平懷古三十四首之二亦可以為證云：

「王氣西川咽暮笳，當年躍馬亦堪嘉；

寧為玉碎羞低首，漫道公孫井底蛙！

——公孫述

「撫結羣雄輯衆羌，西州遺種計還長；風塵偏霸男兒事，何必低頭入洛陽？」

——竇融

于先生少年所作詩，直抒胸臆，真情流露，元氣淋漓。憂民族，憂國家，憂社會，其可貴在此，而後來有所成就，想亦當在此。

三、亡命與革命

清廷既捕之急，于先生遂逃之上海赴日本，主神州日報筆政。黃花崗革命前後，除參與其事外，并回陝兩次。既而抵上海，創辦民呼報，觸當道忌，又亡之日本。不久回滬辦民立報，作稿者有宋教仁、陳其美、楊守仁等。逮宋教仁被刺，于先生受命回陝，主持靖國軍軍政，以制陳樹藩。不得志，作民治學校園紀事詩二十首，遂渡隴入川，時民國十一年也。

這一時期的作品，有慷慨激昂的，有依徊念舊的，有感憤弔古的，有恬退憂思的，茲引述如後：

(一)慷慨激昂的，如「孝陵」云：

「虎口餘生亦自矜，天留錢漢卜將興

短衣散髮三千里，亡命南來哭孝陵！

又如「灞橋」云：

「吾載吾頭竟入關，關門失險一開顏；灞橋兩岸青青柳，曾見亡人幾個還？」

出關的時候，又有兩首律詩，茲錄其一首：

「目斷庭闈愴客魂，倉皇變姓出關門。不為湯武非人子，付與河山見淚痕。萬里歸家纔幾日，三年蹈海莫深論。長途苦羨西飛鳥，日暮爭投入故村。」

（二）依徊念舊的，如「義旗」云：

「存且偷生死更悲，余收爾骨爾尤誰？平生慷慨爭民黨，一戰倉皇委義旗！黑虎連營思將帥，流亡載道泣孤嫠！良心痛苦吾能說，又到雞鳴午夜時！」

又如題宋墓前曰「嗚呼宋教仁先生之墓」云

「當時詛楚祀巫咸，此日懷殷弔比干。片石爭傳千古恨，大書留與後人看。殺身翻道名成易，謀國企求世諒難。如斗餘杭漁父篆，墳前和淚為君刊。」

而民立七哀中弔陳英士云：

「十年新膽餘亡命，百戰河山弔國殤；霸氣江東久零落，英雄事業自堂堂。」

「茫茫何地欲為家，計到勞耕日又斜。一笠閒雲僧帽菊，三年零雨馬蹄花。」

（三）感愴弔古的，如「昭陵石馬歌」、「轅函道中」、「廣武將軍碑復出土歌」、「題文文山詩軸」等。又有「謁橋陵遇雨」云：

「路下雕陰彎復彎，鸞翔鳳翥見橋山。曾經微雨川原潤，真是遺黎黎穉艱。獨創文明開草昧，高懸日月識天顏。千霄古柏摩訶徧，掛甲何人亦等閒。」

這一首詩，王陸一為之箋云：

「橋陵在中部縣，為黃帝衣冠塚，洛水縈迴至山下。山西時而東向，環山小柏無數，蒼翠青鬱，數十里外望見之。陵碑曰：『軒轅黃帝橋陵』。有碑亭，刻石曰：『橋山龍馭』。……陵前有數柏，七八人始可合抱。一樹身多小孔，密攢如釘鑿，土人相傳為漢武帝上陵時掛甲處，因號掛甲樹云。」

（四）活退深思的，如民治園紀事詩，前後共二十首。用植物名稱達六十餘，僅次於阮籍詠懷八十一首中所用之植物名稱；上下二千載，真可與古人後先輝映者矣。今錄其前後二十首中，各一首。詩云：

「祇餘民治園中路，老病扶筇日幾臨。客去偷閒眠樹下，愁來不語立花陰。移栽龍爪無靈氣，敗退鷄冠有奮心。為念歸耕歸不得，忘身桴鼓託哀吟。」

「茫茫何地欲為家，計到勞耕日又斜。一笠閒雲僧帽菊，三年零雨馬蹄花。」

這二十首詩，王陸一曾為之箋云：

「民治園紀事詩，作於十年中秋後至九月下旬，其間約四十餘日，正陝西靖國軍危急存亡之秋也。直軍既入關，陳樹藩棄城走陝南，閻相文馮玉祥據省城，發號令，百計餽靖國軍受編制。靖國軍將領，主始終持義為革命奮鬥者，殊無多人，其皇皇然，恐不得改編者，則滔滔皆是，斯時在三原之總司令部，如陷重圍中。……先生震危轉甚，退居民治小學校園中，故詩謂『祇餘民治園中路』。以先生所負革命使命言，以先生一貫之志節言，以當時軍中變處不測言，先生實祇餘民治園中路矣。」

蹙居民治園，為于先生事業上一大轉變點，二十首詩，又為于先生持心立志上一大考驗。于先生能處之泰然，不屈不撓，亦渾亦武。其最後一首，不以怨餒作結，尤見氣象萬千。詩云：

「慷慨當年此誓師，回頭曠有斷腸詞。三秦子弟多冤鬼，百戰河山倒義旗。動地絃歌真畫荻，燒天兵火亦燃箕。難忘民治園中路，捲土重來未可知。」

四、南遊，歐遊，以至再回西北

（四）活退深思的，如民治園紀事詩，前後共二十首。用植物名稱達六十餘，僅次於阮籍詠懷八十一首中所用之植物名稱；上下二千載，真可與古人後先輝映者矣。今錄其前後二十首中，各一首。詩云：

「祇餘民治園中路，老病扶筇日幾臨。客去偷閒眠樹下，愁來不語立花陰。移栽龍爪無靈氣，敗退鷄冠有奮心。為念歸耕歸不得，忘身桴鼓託哀吟。」

「茫茫何地欲為家，計到勞耕日又斜。一笠閒雲僧帽菊，三年零雨馬蹄花。」

這二十首詩，王陸一曾為之箋云：

「民治園紀事詩，作於十年中秋後至九月下旬，其間約四十餘日，正陝西靖國軍危急存亡之秋也。直軍既入關，陳樹藩棄城走陝南，閻相文馮玉祥據省城，發號令，百計餽靖國軍受編制。靖國軍將領，主始終持義為革命奮鬥者，殊無多人，其皇皇然，恐不得改編者，則滔滔皆是，斯時在三原之總司令部，如陷重圍中。……先生震危轉甚，退居民治小學校園中，故詩謂『祇餘民治園中路』。以先生所負革命使命言，以先生一貫之志節言，以當時軍中變處不測言，先生實祇餘民治園中路矣。」

陝西革命事業既經挫折，于先生遂渡隴入川東下，與中山先生等民黨諸子聚會於上海（時十一年六月，孫氏以陳炯明變來滬）。見面時，于謝奉命不力，孫云：「失敗何傷，吾亦失敗來此也！」故于先生於「楚儉孟英新婚招飲」詩中有句云：「天南困頓老元戎」，蓋指中山先生也。

民國十二年，于先生去滬入粵，於黃花崗遇林子超，有詩云：

「白雲山下日將斜，掃墓逢君感有加。
為道偷閒春雨後，黃花崗上種黃花。」

十三年在粵，讀史、讀經、讀唐詩，并遊九龍，於宋王臺有詩云：

「儘日偕遊不計程，宋王臺下聽潮聲。
憐余奔走身將老，話舊淒涼草已生。
避世安能知世亂，談詩未罷轉談兵。
歸來更荷瓊瑤贈，素甲于思有淚橫！」

自註：「宋亡臺亦作宋王臺，陳樹人先生詩云：『臨江片石尚崔巍，七百年間認劫灰；人共河山沉默裏，夕陽西下宋王臺！』今日于先生如重至，則宋王臺已夷為平地，僅留片石，恐亦不勝今昔之感矣。」

十五年春，于先生奉命經俄蒙至五原入陝，解劉鎮華長安八月之圍。途次作詩百數十首，題為「變風集」，王陸一謂之「鉅麗雄奇，曠代無作」，如「舟入黃海歌」云：

「黃流打枕終日吼，起向柁樓看星

斗。一髮中原亂如何？再造可能得八九！神京陷後余亦遷，奔馳不用賣文錢，革命軍中一戰士，蒼髯如戟似少年。嗚呼！蒼髯如戟似少年。何日完成革命史，大呼萬歲定中華，全世界被壓迫之人民同日起！」

以次沿途所經，如日本海岸、朝鮮灣、西伯利亞、貝加爾湖、烏拉山、莫斯科、沃木次克、買賣城、恰克圖、庫倫、招莫多、諾顏山、塞爾烏蘇、嘎嘎圖、烏蘭腦色、臨河道、二之店、磴口、賀蘭山、甯夏、固原、邠縣，所至皆有詩，余最愛其「再過貝加爾湖」云：

「貝加爾湖清澈底，波浪如兔飛不起。照見征人半白頭，白海之名良有以。河流穿兮似箭，山脈來兮如壘，照映俄蒙兩大民族間，解放之後平分此一水。蘇鄉持節是耶非？於今北雁又南飛；計將隨爾渡沙漠，先入關門報我歸。」

又有「貝加爾湖邊懷古」云：

「曾經北海費沉思，此地匈奴據幾時？
鬻雪吞氈蘇武淚，行人往路李陵詩！
牛羊被野誰來牧？碑碣連岡我去遲！
胤子兩家存與否？風波失所古今悲！」

這一首律詩，八句中可用三個問號，三個感歎符號，亦可算詩中之別開生面者。于氏自為之

註云：漢時「蘇武被匈奴放至此，可知此地非蒙古人所有。」又云「中國文學家用辭，在水國稱風波，大陸稱風塵，塞外稱風沙。李陵送蘇武詩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涯』，想係指貝加爾湖言，則疑李詩為後人偽作者誤矣！」而且此三首詩中，第一首已如于先生之所發明，第二首有「臨河濯長纓」句，第三首有「攜手河梁上」句，則尤足以證明李詩不偽。昭明文選置之於古詩十九首之後，武荅陵詩之前，尤為卓見。此足破千載以下之疑團，了却文學史上一段之公案也。

至「至諾顏山下蘇珠克圖地方訪二百十二古墓」詩七首，尤多翻案文章，如第二首云：

「道是匈奴可無疑，呼韓寇塞為名姬；
王媪墓內知多少，繡襪傷心殉葬時！」

又如第六首云：

「一墳數十美人尸，望斷天兵破虜時；
轉惜英雄多鼠竊，曹瞞只解贖文姬。」

讀「右任詩存」五百首詩詞中，無情詩，雜詩與無題之類的作品。惟此數首詩，綺麗嫵媚，寄情懷於徘徊弔古之中，不失英雄氣概，且足以覘名士自亦風流矣。

五、出陝，歸陝，又復南

行以至民國二十五年

在這一時期中，于先生的詩可分為三段來說

，一、迴憶兒時的如「斗口村掃墓詩」等，為摯友題畫的如「題曼殊畫冊」等，紀遊詩中以「太白山紀遊歌」為最當行，蓋自歐遊以還十年中無此作也。茲為略述如後：

于先生幼年生活多見之於掃墓雜詩與歸省外家詩中。「斗口村掃墓雜詩」第一首寫母親趙太夫人云：

「水環三面白公渠，垂老重來省故居；猶憶阿娘哭阿母，報兒今歲讀何書。」

王陸一為之註云：

「先生故家在涇陽斗口村，嘗白公渠分澗之口，毀於兵燹，乃遷三原。先生生二歲，母趙太夫人卒，新居又毀，伯母房太夫人攜就楊府村外家，劬勞鞠育凡九年。……先生七齡始受書，每歲寒食，房太夫人必攜歸掃墓。至趙太夫人墓必哭，哭必祝曰：『兒幾歲矣，讀書幾冊』云。」

又第五首寫「父親新三公」云：

「發憤求師習貫餘，東關始賃一椽居。嚴冬漏盡經難熟，父子高聲替背書。」

王陸一註云：「父子高聲讀書至深夜，替相背誦，如嚴師督課，傳為美譚。」

又「歸省楊府村房氏外家」五首之二云：

「朝陽依舊郭門前，似我兒時上學天；難慰白頭諸舅母，幾番垂淚話凶年。」

「無母無家兩歲兒，十年留養報無期；傷心諸舅墳前淚，風雨牛車送我歸！」

于先生愛家出於天性，愛鄉出於至情，愛國愛民出於肺腑。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而能愛其鄉其家者，亦必愛其民愛其國，于先生有之。

于先生不輕為人作題字，在詩存五百首中，題畫的有蘇曼殊、高奇峯、陳樹人、張善子等，題帖的有為張溥泉、華孝康等。題詩集的有曾蔡韓之母宋太夫人遠監堂詩稿與羅慈威的呼江吸海樓詩等。茲分錄題高奇峯畫與題曼殊畫冊二詩。前詩云：

「筆有奇峯人似之，奇峯無處不稱奇；蒼梧哭罷先元帥，心血都捐為義師。」

于先生自註云：「高翰居廣州天風閣，嘗以賣畫資，為革命軍助也。」後詩云：

「世人莫評曼殊畫，大澈大悟還如痴；春江細雨江南夜，記得紅樓入定時。」

于氏附註云：「曼殊時入海上校書家，信筆塗抹，人視之則又入空矣。」此當為于氏所親見。

「太白山紀遊歌」作於民國二十二年，計一千二百字，詩意葱蘢，文筆一歸為平淡。一統志云：「太白山，山極高，上恆積雪，望之浩然。諺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鳴鼓角，鳴則疾風暴雨立至。上有洞，即道書第十一洞天。又有太白神祠，山半有橫雲如瀑布

，則澗雨。語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李大白有「太白峯詩」，詩五古，共十句，不如下先生之洋洋灑灑，憶其一段云：

「……上是青天下白雲，人居中間行自在。數百里中鋪一色，如脂如綿變成彩。又如遼海不盡之波濤，大起大伏彌覆載。羣峯露光似魚龍，吞吐出沒無主宰。材木樅柏漆漆竹，山行漸高樹漸改。蒼蒼萬幹落葉松，亂葉爭地生重重。枇杷大葉又小葉，銀背金背為大宗。杜鵑如柴遍碧岑，芍藥開落自古今。名花滿地僧鞋前，異草宜人手掌參。……」

高縹緲之境，狀新奇之物，變化萬端，如鬼魅神靈之生於筆底，于先生之作，至此已入化境。

六、抗戰與勝利前後

這一時期自二十六年起，至三十六年止，在此十年中，于先生之作品可分為二段敘述。其一鼓舞抗戰精神，其二爭取勝利遠景。以六十至七十年之齡，猶復目送手揮，孜孜不倦，如「長歌復短歌」二首云：

「長歌長，短歌短，神聖戰爭方開展。哥哥後，弟弟前，爭將性命為國捐，擊破胡兒在今年！」

「短歌短，長歌長，萬世榮名是國場。愛吾愛，仇吾仇，勇者不懼仁不憂，大家起來衛神州！」

其餘如「戰場的孤兒」，勉兒童也。「痛臂翁」，自敬也。「榮譽軍人歌」，勵戰士也。「



于右任先生(中)七十七歲時與李彌(左二)羅列(左三)劉玉章(右二)等合影。

老<歌>，子張一聲也。「弔韋超」，悼空亡也。而其登峯造極之作爲「第二次大戰回憶歌」。歌凡二千餘言，從古說到今，從內說到外，從戰爭開始，到日本投降，總之內政、外交、軍事、經濟，一古腦兒都說盡。對波茨坦宣言，以「天不管」三字盡之，其見解固亦與陳孝威等互相映發也。至於入台灣之後，時有佳作，以民國四十二年元旦所發表之「中華民國四十二年頌」爲較有意義，此詩以語體寫成，已見香港各報。故于氏之作至七十五歲又爲一大轉變，蓋由前之平淡，而進爲比後之通俗也。

七、詞與曲及其詩的結論

于先生之詞，紀元前存者六首，二十六年之後至三十六年間，已結集之填詞計凡四十四首。至於曲，均民國二十七年及以後所作，至三十五年止，凡五十五首。現在我先來談他的詞。

他的詞，詞格很高，如「醜奴兒令，靈寶道中弔妹仲華」云：

「沉吟往歲留題句，字也分明，恨也分明，淚濕關河百感生。今來更有傷心事，兄也飄零，妹也彫零，木落天寒雁一聲！」

「這木落天寒雁一聲」句，與蘇子瞻的「惟見幽人獨往來」意境雖不同，似乎也可以相匹了。

又「浪淘沙，潼關感賦」云：

形勢望中收，故國神遊，纖兒一逝濟齊州，如此雄關難坐守，豎子無謀。驚鳥再來投，寤寐思仇，明知不返也

難留，天降繁霜人雪涕，白晝烏頭！這首詞雖年少時所作，氣概也自不凡。到了民國三十三年，越寫越好了，如「齊天樂，勉青年軍人」云：

「中華民族齊心進，人人載歌載舞，急難鵲原，報恩祖國，此責與亡在汝。精神所聚，便投筆從戎，經文緯武，天下一家，何人今後敢予侮！時時紀念國父，只生逢喪亂，難護陵樹。載道流亡，額天耆老，望斷金天金鼓。有懷欲吐，伏龍虎風雲，百千兒女，萬歲歌中，一聲聲破虜！」

又「暗香，野人山下」戰士」云：

「野人山下，有荷戈戰士，歌聲相敘；白骨夕陽，廢壘幽花自謝。于役而今至此，依依是，孤懷難寫！但盼得，血洗關河，百戰作強者。歌罷，倚征馬，見照耀叢林，星月如畫；幾番淚灑，想念流亡歲寒也。展望光明大路，愁萬疊，皇天應訝！等何時，纔賜予，白雲四野。」

上一首對於勝利似乎已感到了有把握，所以見樂觀氣氛。下一首徘徊詠歎，只那「白骨夕陽，廢壘幽花自謝」句，似乎吐出無限哀聲，但「百戰作強者」又把人振奮起來了，真可謂靈氣迴腸之作。

曲中以「中呂醉高歌，聞日本乞降作」，可

補「第二次大戰迴憶歌」之不足，這不是說第二次大戰迴憶歌寫得不好，而是「第二次大戰迴憶歌」與中呂醉高歌有不同的地方，兩者并行不悖，可以共存的。四十年來的往事，于氏以「雙調水仙子」一曲盡之，曲云：

一拳打碎黃鶴樓，二水中分白鷺洲。
八年苦戰今難受，望陵園，人白首。
舊江山渾是新愁，唸不盡神明大咒，
說不清乾坤自由，聽不完楚漢春秋。

這一首曲，于氏在同京畿中追憶數十年來故事寫成，在這一首曲裏，我們的詩人回憶四十年來的生活，不曉得是酸是苦，是甜是鹹，是哭是笑，是血是淚，在短短五十五字中，一下把它噴發出來。

到了台灣之後，于氏還寫了不少詩詞，見右任詩存第四版，凡增二十七首。「中華民國四十二年頌」用白話體，寫得很有力。其中分作四段，第一段頌中華民國，第二段詛蘇聯極權主義者，第三段勉自由中國，第四段以自由主義號召於中國與世界作結。氣壯力雄，以七十四高齡的老翁（于先生作此詩於四十一年除夕）猶有此抱負，真可謂老當益壯者也。

憶二十年前左舜生先生由台灣回港，我又見到他送給左氏的一幅小中堂，上題近作一首，目云「基隆道中」，詩如下：

雲興滄海雨淒淒，港口陰晴更不齊。
百世流傳三尺劍，萬家辛苦一張犁。
鷄鳴故國天將曉，春到窮簷路未迷。

宿願猶存尋好句，希夷大笑石橋西。
他寄給我兩幅小中堂，其一詞一首，調寄賀新郎，題云：「乙未生日答記者問」。又詩一首，題云：「三十八年重九台港機中」。後者見詩存，前者為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十二日，七十七歲誕辰新作，為錄如下：

夢繞神州久，問髯翁：反攻文學，血曾挽否？斷爛春秋荊筆筆，何用時賢掛口！老歷史伸長無有？為道風雲須再起，成吉斯大汗真盟友（生日相近）。揚大令、一杯酒。白頭遊子白頭婦，記當年書燈雨夜，古槐依舊。縱使人間無公道，尚有皇天后土。更念念思親引咎。五十年來成何事？遇良辰，不忍空相負；煩記者，錄諸右！此我作屈原傳成。值屈子誕生二千三百年嘗詠長律一首，于先生和作云：

「一卷離騷愛不忘，一叢蘭蕙發天香。
歌謠傳世非神話，風雨懷人是國殤。
為法行吟速遠近，有誰策策決興亡。
二千三百年時邁，春草生今酌桂漿。」

此詩命題如左：

「遠同王世昭先生作屈子二千三百年祭」。總之，于先生的詩與詞曲，愈老愈好，愈好愈平淡，愈平淡愈通俗，漸漸接近純口語的境界。但中國的散文詩，究竟是散文化好，抑或口語化好，而再進一步說，語文混合化究竟好不好？在我看來，文學上一種成功的創作，不一定關於

文體，而在文藝的本身條件，合乎條件的便是好，不合條件的便是不好，如屈子離騷，阮籍詠懷，六朝陶謝詩，唐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李義山詩，宋人蘇東坡、陸放翁詩，清人王漁洋袁子才詩，民初黃公度詩，我們能說他不好嗎，至於蘇辛的詞，關馬鄭白的曲，亦無不異口同聲，認為為中國各時期的代表作。既是好創作不關於文體，而在藝術本身，那麼，于先生的作品，不歸之於民國時期代表作之林將不可得。

其次，若論于先生創作的內容，充分表現國家愛民族愛的真精神，發揮社會愛人類愛偉大的抱負。為了他初期作品提倡民族革命，中期作品提倡民族自由，後期作品提倡民族平等，以達到大同世界與世界和平。其思想崇高，其出發點與諷人之旨完全相合。所以，髯翁的作品，不僅僅是中國的，而有世界的成份在裏面，這是研究現代中國詩歌的人所不可不知的。為了心儀其人，我寫兩首絕句以結束本文：

其一

三讀公詩五百首，都關國計與民生。
揮毫落紙雲烟起，想見鏘鏘玉有聲。

其二

上窺魏晉近蘇陸，詩史當今有幾人？
民國萬年論作者，先生不愧老斯文。

編者按：關於于右任生平事跡及詩文選粹，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有成聖著「于右任傳」定價柒拾元，歡迎讀者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